

爱， 不染尘埃

于
呐
洋
著

如果有来生一定要好好爱我、珍惜我
不要让我像今生这样爱得太辛苦。



爱

不染尘埃

于
呐
洋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不染尘埃/于呐洋著. —2版.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133-0052-0

I. ①爱…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9459号

爱不染尘埃

于呐洋 著

统筹编辑: 于 少

责任编辑: 丁纪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孜 集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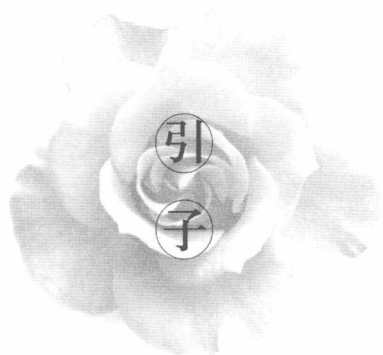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二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52-0

定 价: 1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宓雪虔诚地迈进香格里拉，听着悠扬的牧歌嗅着飘香的酥油茶时，她想到了杨冰，凡尘俗世里的这块圣地是她和杨冰共同梦想的地方，她们曾无数次地计划同游这梦中的天堂，可是最终她一个人来了。宓雪躺在草地上，放任目光飘过湛蓝的天空划到远方的雪山，她似乎看到杨冰正在远远地笑着，笑容甜美而生动。宓雪的眼睛湿润了，她和杨冰朝夕相伴的日子再次浮现在眼前……

目 录

①① 月下邂逅	1
②① 兰蕙情缘	33
③① 短信传情	65
④① 为爱绽放	99
⑤① 祈祷来生	138
⑥① 缘到尽头	188
⑦① 飘零红尘	232
⑧① 天堂有爱	265

月下邂逅

①

月



爱

不

染

尘

埃

新年伊始，杨冰刚上班就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前一天晚上她和一大群朋友，沉浸在新年的气氛里，兴致极浓地在“钱柜”KTV唱到凌晨，早上当她赶到杂志社，按部就班地编发新年后第一期稿件时，心中还充满着对新的一年幻想和对生活的憧憬。但是当她接到上班后的第一个手机短信息时，心境完全变了。

生来死去不暂行，世上谁能保长生，百年富贵云中电，一生荣华火中冰，有恩有爱终有苦，无名无利亦无争，今朝识破尘劳梦，竟往西山路上行。

杨冰知道，一个生命结束了。她匆匆和宓雪打个招呼，就赶到了医院。那张熟悉的病床上已经躺上了另一个瘦弱的女人。一样的病容，一样的憔悴，一样的在亲人痛心的目光中歉意地睡着。“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杨冰深切地感到了生命的脆弱。

两个月前，杨冰的一个作者张勇到杂志社找她，拿着厚厚的一叠稿件。三十多岁的张勇是她最信任的作者之一，杨冰很吃惊，他能从石家庄专门赶来给她送稿件。张勇说妻子

刚被检查出来是癌症晚期，来北京治病，他白天陪护，晚上写一些文章，希望杨冰能帮助多发表几篇，也能多点稿费收入。当时杨冰正在做一个“珍爱生命每一天”的选题，听了张勇的话，她来到医院采访了医生、护士、病友，当然还有他的妻子。在病房里，杨冰一次次地被感动着。蓬门筚户的张勇夫妇过着清贫而快乐的日子，家中最大的支出就是买书，他们想读完万卷书，再要一个孩子。但是疾病突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张勇的妻子流着眼泪对杨冰说：“我真的不想活了，不想再给张勇找麻烦，为了给我治病，我们花光了全部积蓄，他情绪很差，晚上还要写文章为我挣钱，我不想让他再为难了。”

医生、护士也说：“我们看到很多病人家属为了治病四处借钱，还是第一次看见家属在病房里写文章挣钱的。你们如果能在杂志上呼吁一下，有好心人为他们解决一部分医药费就好了。”但是张勇坚持拒绝了杨冰的好意，他说不想让陌生人知道事情，接受别人的施舍，他会抬不起头来。他只想通过自己努力写作为妻子筹钱。杨冰离开医院时往住院处放了1000元钱，叮嘱护士长不要让张勇知道。

杨冰是北京《珍爱》杂志社的记者，22岁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在报社、杂志社做记者，6年中换了几个单位。当她来到《珍爱》杂志社之后，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挑剔、任性，变得宽容成熟了。

杨冰所在的专题部里共有8个人，原来的部门主任老胡和善可亲，在与老胡共事的两年里，专题部是杂志社里气氛最好的部门，每个人都很开心。在老胡的鼓励下，他的左膀右臂杨冰和宓雪都做了许多有影响的选题，但是性情中人的老胡还是“引咎”提前退休了。起因是部门的周大姐采写了一位单身女企业家的感情故事，文章做得很漂亮，女企业家高兴之余，邀请部门全体同仁去京郊玩了两天，之后，女企

业家与老胡单独来往，再之后，老胡毅然做出了抉择——离婚。老胡表示：迟来的爱情重于一切！大家都佩服已近天命之年的老胡还有这样的勇气，更佩服阅人无数的女企业家不愧是女中豪杰，能觅到如此知音。后来，老胡的前妻频频来杂志社哭诉他的“罪行”，就这样，在全体同仁的同情和感叹声中，老胡不得已提前退休了。

新领导是个三十多岁不苟言笑的男子。他的就职演说很简明：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情感也变得复杂多样，但是作为长期受读者喜爱的《珍爱》杂志要弘扬真爱与正气，要在浮躁的社会里让更多的人珍惜感情、珍爱生命。同时，他也请大家监督自己的言行，不要重蹈老胡的旧辙。会后，大家都叫他老古，一个看上去温文而雅、年轻有为的新领导竟是个老古董。

每个周末，杨冰都去看望张勇夫妇，她眼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一天天瘦弱下去，就像一支快要熄灭的蜡烛勉强而又顽强地燃烧着。她每次见到杨冰都说：“权力、地位、金钱还有女人最在意的容貌都没有健康重要，像你这么年轻漂亮又善良的姑娘以后一定有好日子过。”

杨冰最后一次去医院是年底的时候，张勇给她打来电话，他哽咽着说妻子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只有马上做手术，这是医院最后一个方案，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他们在北京没什么亲友，妻子和杨冰又很投缘，所以想让杨冰来看看，给她些鼓励。杨冰见到她时，觉得她已经像一张白纸，马上就要被吹走了。杨冰压抑住不祥的预感，握着她的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张勇同意我把你们的事情在杂志上发表出来，一定会有好心人帮助你们的。你不会有事的。”病痛中可怜的女人默默地流着眼泪，什么也没说。

杨冰回到办公室，激情澎湃地写下了张勇夫妇面对困

爱

不

染

尘

埃

境，艰难行走的历程。老古建议杨冰如果忙不过来，可以让她的好友宓雪帮忙。杨冰知道宓雪对这类话题不感兴趣，她不止一次地说：“冰冰，不要再做这样沉重的话题。我是不相信这些，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事情离我太远了，我还是做我的隐私专题吧，我对这个更有兴趣。”

宓雪与杨冰同岁，两个人一起应聘到杂志社又一起来到专题部，当时老胡乐呵呵地说：“我们部里除了周大姐都是男性，一下来了两个单身美女，真是太好了。”时间长了大家发现，这两个女孩实在太不一样了，身材高挑、健美开朗的宓雪是欧式美女；典雅秀美、文静谦和的杨冰是古典美女。在工作领域上，宓雪是杂志社有名的隐私专家，也是一朵“刺玫瑰”，喜欢做一些新锐的话题。杨冰则是一个真情妹妹，是一棵菩提树，常做些深情质朴的话题。性情互补使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并同租了一套单元房。

自从老古走马上任以来，宓雪提出的几个前卫的选题都被否定了，两个月没有工作量，她并不着急，还说要等杨冰为张勇夫妇献完爱心后，两人合作搞一个大策划。

杨冰赶到医院时，护士长说：“病人是1月1日走的，当时我们让张勇告诉你，他说不能再打扰你了，让你过个好年。”

杨冰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医院的，她开着鲜红的波罗车上路了，每到心情不好时她总是爱开快车兜风，只有这种刺激才能带走她的压抑。她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在她的心里，医院是吞噬生命的地方，她很想用自己的力量从医院里挽救一个生命，尽管她一直失败。

杨冰9岁的时候在病房里和母亲一起照顾生病的父亲，给他喂水喂药，但是她弱小的力量没能挽留住父亲离去的脚步，在一个冬季的夜晚，父亲痛苦地走了。近20年过去了，

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

杨冰刚参加工作时，曾去医院采访一个白血病患儿，7岁的小姑娘面无表情地靠在病床上，杨冰多次去看望她，她都是淡淡的神情，直到有一天是六一儿童节，她的同学和老师拥进了病房，小姑娘一下子开心地笑了，那童真的笑容绽放在苍白的脸上，看着让人心碎。后来，杨冰常去医院看她，给她讲故事。有一次，杨冰和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说起这件事，那个小伙子立刻找了几家医药公司和保健品厂家，带着他们一起浩浩荡荡地走进病房，给小姑娘拍了十分钟，几家公司和厂家的负责人在镜头前郑重其事地向小姑娘赠送他们的药品，并保证自己的产品有利于恢复健康，没有任何副作用。杨冰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觉得这种形式玷污了她对小姑娘真切的关心，她不想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成为被人利用的广告。从那以后，杨冰再没搭理过电视台的那小伙子，也再没有去看过那个小姑娘，总觉得有些对不起她，杨冰往医院寄过几次钱，再后来钱就被退回了，杨冰知道一个弱小的生命已经消逝了。这次杨冰一次次地去看望张勇的妻子，她真心希望病人能早日康复，但是又一个生命走远了。

在五环路上转了一大圈，杨冰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生死有命”，她知道这个道理，但仍免不了悲伤。回到办公室时，同事都下班了，只有老古和宓雪在等她。“人都不在了，文章撤下来吧。”杨冰边说边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文章我改动一下，宓雪还赶写了一篇悼词，也是表达我们的一种缅怀之情吧，后天一起配发出来。”老古神色庄重，这令杨冰颇有些意外。

三个人反复斟酌改定文章走出办公楼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宓雪建议去酒吧听歌让杨冰散散心，问老古能否为在工作中受到感情伤害的下级买单，老古犹豫了一下，勉强答应了。宓雪知道几点钟哪个酒吧的乐队和歌手好，她计算

着时间一个晚上换了四个酒吧，看到的都是精品表演。老古累得筋疲力尽，杨冰困得昏昏欲睡，宓雪则兴致勃勃地说，她想做一个系列的酒吧歌手和乐队的选题，可以从北京、上海到广州甚至可以把这个选题一直做到丽江和香格里拉，让读者跨地域多视角地了解社会的另一个层面的人的喜怒哀乐。

“找个理由，全国旅游，这种好事我也愿意。你们先回去，明天再说吧。”

杨冰盼望已久的“珍爱生命每一天”的选题终于在1月份的杂志上刊发了。每月杂志出版的第二天是部门开例会的日子，老古在例会上称赞杨冰用真情和汗水写出的稿件很有分量，同时他还提出让杨冰和宓雪一起做个“城市边缘人物情感故事”的时尚话题，并让宓雪找个角度深入地做下去。宓雪高兴地叫了出来，她眉飞色舞地谈起了酒吧文化和酒吧人，最后提出想在北京冰冷的冬季先和杨冰一起去趟云南，从浪漫的丽江做起，她说那里的酒吧和歌手应该是最浪漫的。部门里的小伙子李锋摩拳擦掌地表示要当护花使者陪两位美女出游，众人皆反对。周大姐建议：尽管“冰”、“雪”历来合作都很成功，但这次要破例，一定把杨冰和宓雪分成两组，以便同事自由选择出游，如果有其他部门的同事愿意参加就要考虑收费，自己和老古坐阵大本营，这样每到一地，肯定会有一批谈情说爱的精品稿件传真回杂志社。为了补偿自己不能远游的遗憾，杨冰可以把波罗车借自己开一个月。

老古一本正经地说：“你一个人留守吧，我也和她们走了。”大家笑成一团。

杨冰鲜红的波罗车是部门的第一辆私家车。还是在“非典”时期，杂志社轮休，每个部门都是主任值班，那时老胡刚退休，老古还没上任，专题部的同事只好轮流值班。男士

们上班都是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周大姐上班是老公单位的司机接送，宓雪上班是每天早晚跑步，她还乐此不疲地自我安慰：反正也不能去健身房锻炼身体，这样强迫跑步是最好的锻炼。杨冰不会骑车、不敢打车、更不敢挤公交车。宓雪说：“冰冰，跑几次就习惯了。”杨冰试着跑了一次，回到家里就累倒了，躺了两天才缓过来。宓雪端水做饭，杨冰体力恢复后拉着宓雪直奔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办了五年期的贷款，摇摇晃晃地把波罗车开回家。一路上，熄火、违规若干次。宓雪摇下车窗不停地向老司机们挥手致歉陪着笑脸，她得意地说：“冰冰，幸好我帮你选了红色吧，人家一看这颜色就知道是靓女开车，都让行，如果按你的主意选辆白色或是银灰色的车，人家以为是毛头小伙子开车，北京这帮大爷们还不早就围着教训你了。”

杨冰说：“我也喜欢这种鲜红色，可我们又不是那种青春年少的小姑娘，这种颜色的车现在可以勉强开，再过几年就开不动了。”

“再过几年你就成了阔太太了，换什么车，早都不用你操心了。”

俩人开心地斗了一路的嘴。

这辆小红车给两个女孩的“非典”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她们不值班时就按照郊区自助游手册上的景点一个个“扫荡”。那时很多郊区的路都封上了，走到哪里都要测体温，给车消毒，可是这些丝毫不影响两个人的兴致。也是这样的日子更加深了两个人的感情，宓雪说：“我们俩这样生活多开心呀，不要结婚、没男朋友也很自在。”杨冰举双手赞同。

有了车的杨冰，心情好的时候就化着淡妆穿着讲究地上班，杂志社有的人忍不住问宓雪：“你的姐妹是不是名花有主了？”

“你又不想摘花，瞎打听什么呀。”宓雪总是不客气地抢

爱

不

染

尘

埃

白人家。

时间久了同事才知道，杨冰是自己在改变生活，这些人又关心地劝她：“一个单身女孩子买什么车呀，有车反倒把一些人吓住了，不敢追你。有钱先存起来，买房买车应该是男人干的事，瞧瞧宓雪就不像你这么傻，她有耐心等下去。”杨冰听了一笑了之，她知道宓雪的钱除了买衣服就是旅游。每年宓雪都要跋涉一次，她换过几次工作，大多因为原来的单位不能容忍她一走就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而且音讯全无。宓雪原来在一家公司做秘书，后来一个人去西藏转了一个多月，身上的钱用光了她就沿途给外国人做翻译或在藏民油腻腻的酥油茶馆里打工。宓雪的旅游总是一个人，她找不到合适的人同行，也没人愿意像她那样吃苦受罪去旅游。杨冰倾向不操心的“小资”旅游，她跟旅游团走过，也报名当过海南、厦门的“自游人”，她喜欢住酒店、吹海风、尝小吃。两个人都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想到可以一边出差一边游玩，地点首选在谁都没有去过的彩云之南，行程的终点定在俗世里的天堂——香格里拉。

方案计划了一个多月，杨冰一直忙于采访和探望张勇夫妇，没想到宓雪为云南之行做了这么多铺垫，也没想到老古居然还同意了。她对宓雪由衷地佩服起来，她一向觉得宓雪是个特殊的女孩，她不仅漂亮有活力，而且古怪精灵、个性极强，很难让人走近，但一旦走近，她就会真诚地善待朋友。杨冰很喜欢交这样的朋友，她在大学里有过一个这样的朋友叫李梅，毕业后去了西北银川，但杨冰并不觉得遥远，每次杨冰不开心时给她打过电话就像是吃了解药一样。李梅和宓雪都曾经诚恳地对杨冰说：“冰冰，像你这样柔弱、善良、多愁善感的女孩，一定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对你好的人，你经不起伤害。”

云南行的消息，杨冰立即告诉了李梅，建议她若有时间

一起去。下班后，杨冰和宓雪直奔西单图书大厦，她们分头选了一大堆有关云南旅游线路、民风民俗、住宿购物的书，书里还罗列着一些有名的酒吧、咖啡厅，她们看得满脸喜色，俩人分工合作，边看边记，直看到书店要关门了，才左挑右选地买了两本必备的路线指南。这也是她们一贯的购物风格：节约成本。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从来不买，可花可不花的钱，从来不花。在这一点上她们惊人地相似，俩人曾分析过其中的原因，结论是：穷孩子苦惯了。逛完书店，她们坐上地铁，每次到城里繁华地段办事或购物，杨冰都愿意先把车停放在某一个离地铁口几百米的小区里，再坐地铁前往，俩人都习惯了这种省时省钱的方式。

从地铁口走到停车的小区只有几百米，这条小路上新开了一家小小的音像店，不仅出售还可以租借光盘，杨冰几次都匆匆而过，今天难得有份好心情就走了进去。宓雪进店就忙着找韩国片，杨冰随意地看着，忽然发现在一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有一张《走进云南》的CD光盘，上面有十几首云南民歌，她最喜欢听的《婚誓》也在上面，那轻快优美的旋律让她产生许多向往。和它并排摆放的是一张云南乐曲的光盘，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月光下的凤尾竹》，是用洞箫和葫芦丝演奏的乐曲。杨冰心动地拿起来又放下，她想自己也不懂音乐，还是不买，如果车上响起这样的旋律，宓雪每天搭车时肯定要说出几句附庸风雅的话，杨冰看着光盘上摇曳多姿的凤尾竹，想到飘逸悠扬的乐曲，更增添了对孔雀之乡的向往，她又拿起了光盘，想到宓雪，杨冰不由自主地笑笑，手又放下了。

“小姐，这张光盘你要吗？”

“不要了。”杨冰以为是售货员，头也不抬地回答。

“谢谢，那我买了。”

杨冰抬头一看，眼前是个文质彬彬略显瘦削的中年男

爱

不

染

尘

埃

子，他衣着简洁大方，面庞白净，两道剑眉下一双睿智的眼睛，温和中带有一种亲切，像是一介书生，又像是一位成熟而儒雅的兄长，他沉静地站在那里，他的眼神像月光一样的柔和。杨冰愣了几秒，感到他的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定力，她觉得很久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他看着杨冰手上《云南民歌》的光盘，轻声问：“喜欢听云南民歌？‘凤尾竹’的曲子也很好听啊，为什么不买来听听？”

杨冰淡淡一笑，没说话。

宓雪嚼着口香糖走过来，瞟了他一眼，果断地说：“我一直想买‘凤尾竹’的光盘。”

售货员找了半天说：“这是最后一张了。”

宓雪问：“女士能优先吗？”那个男人笑着点点头，笑容中还有一丝腼腆。杨冰忙说：“我不太懂音乐，你听吧。”

“不懂，才要学嘛。”宓雪不客气地说。男人谦和地把光盘递给杨冰，含笑看着她。杨冰避开他的目光，看着宓雪。

售货员走过来客气地说：“这张光盘给先生吧，你们借这么多张韩国片，等还的时候，店里保证能有‘凤尾竹’的光盘，行吗？”

“我们今天就要听。”宓雪不依不饶，男人再次笑着把光盘递过来，杨冰抱歉地对他笑笑，拉着宓雪赶快走了。临出门时还看见那个男人温情地注视着自己，一抹月光泻在他的额头上。

回去的路上，宓雪说：“那个男人可能不是什么好人，我看见他进门就看了你好几眼，后来又和你搭话。我才不想听什么‘凤尾竹’呢，就想教训他一下。”

杨冰笑了：“说两句话，也是教训？不过，他应该是个好人吧。我看他笑容里还有点腼腆呢，不像是常跟女孩搭话的人。”

宓雪也笑了：“云南还没去，你的浪漫情结就出来了？”

“现在浪漫也好，免得你到了女儿国或是香格里拉，再发生些浪漫的事，你意气用事要留下来，我只能一个人回来了。”

鲜红的波罗车里放着云南民歌，载着两个人的笑声一路驶去。

第二天宓雪就开始制定云南行的详细计划，交通、住宿、采访、吃饭……老古看完计划说：“有可行性，但是超支部分你们自己承担。”

宓雪皱着眉头，撅着嘴，又开始研究她的路线图，为了节约开支又能一趟游遍云南，宓雪问：“冰冰，我们吃、住差一点行吗？上次我一个人去西藏住在小旅馆里，一晚上才十块钱，估计在云南也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吃的，我们可以买些饼干。”

李锋听了跳过来大叫：“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让美女冰冰受委屈。”

宓雪瞪了他一眼，嚷嚷着：“没看到吗？这里还有一个美女呢！”

李锋伸长脖子东张西望着说：“没发现第二个美女呀，倒是看见一个投错胎的疯丫头。”众人大笑。

周大姐说：“住得差一点没关系，那里治安不错，但是当地的特色饭菜一定要尝尝，否则是个遗憾。”她看宓雪不在意，就告诉她俩东四环一带新开了一家主营云南菜的酒店叫“孔雀岭”，味道不错，她和老公请客户吃饭时去过，她还给了宓雪几张酒店的返券，建议俩人去尝尝云南菜。下了班两个人直奔“孔雀岭”，大吃一顿之后宓雪意犹未尽地给周大姐打电话故意不满地说：“不要总是和老公吃完饭才想起我们两个没饭吃的苦孩子，以后这样的地方多推荐几个。”电话那边大笑不已。

几天后的周日，周大姐说老公和生意伙伴谈事，地点还